

# 教育、哲学与经济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教育是人最伟大的创造。教育因要传递智慧, 必与智慧之学的哲学密切联系。当哲学以文本的方式留存下来的时候, 人类的智慧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更好条件。哲学因教育的存在而必然产生, 教育因哲学的存在而必然繁荣。同理, 哲学是人的哲学, 经济是人创造的经济, 都是属于人的。即人创立哲学, 创造智慧, 又将智慧用于经济, 推动经济发展。大学与经济之间是相得益彰的关系。

**关键词:** 教育; 哲学; 经济; 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8)04-0034-04

##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Economy

ZHANG Chu-t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greatest inventions of human beings. Passing on wisdom being its nature, it is bound to have intimate relation with philosophy, the study of wisdom. Mankind had better conditions to enhance their wisdom when philosophy started to be recorded in texts. Education led to the birth of philosophy and became prosperous because of it. Likewise, philosophy is about human beings and economy is created by them. Therefore, both are related to humans, who create philosophy, wisdom and apply the wisdom to boost economic growth. Universities and economy are mutually supportive.

**Key words:** education; philosophy; economy; university

教育是属于人的, 是伟大的创造, 也是古老的创造, 它又在现代化的今天闪射更为耀眼的光芒。人用自己创立的教育, 照亮了自己前行的康庄大道。教育给人以智慧, 在给予之中教育自己也获得了智慧, 于是有了教育哲学。

人类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需要各种各样的智慧, 从而, 有了各种各样的哲学。这些哲学又给在各种各样活动中生活的人们以智慧。如此这般, 教育、哲学、智慧与人就形影不离了。人需要智慧, 也就需要哲学。当哲学以文本的方式留存下来的时候, 人类的智慧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更好

条件。

人类文明史相对于整个人类史十分短暂, 可是, 在这短暂的五千年的时间里, 人类大踏步前进了。这五千年, 人类所积累起来的知识, 远远超过了此前漫长人类历史的总和。这是因为文本的出现, 可隔代相传了, 从而也越积越厚了。

在这个相传的过程中, 扮演主要角色的便是教育。教育自身的伟大也源于此。

哲学教育当然与教育哲学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哲学教育从哲学产生之时就有了,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教育哲学的诞生, 到现在还只有一百

多年。教育学至今快四百年了，然而，教育哲学晚了两百多年。我曾指出，任何与一定的学科相联系的哲学，都不是加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又正因为是生长出来的，所以有个过程，所以需要时间，或长或短。从教育学到教育哲学，从高等教育学到高等教育哲学，从课程学到课程哲学，从语言学到语言哲学……概莫能外。

与哲学活动最密切联系着的是教育活动；与作为学问的哲学最密切联系着的是教育学。这种联系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教育要传递智慧，因而必与智慧之学的哲学密切联系。因而还可以说，哲学与教育之间的这种联系，具有天然的性质。

由此，我还建议所有从事教育管理和教学的人们尽量知晓一些教育哲学的知识。原因很简单，从事教育活动就需要有教育智慧，而这种智慧的学问就在教育哲学里。在各行各业中，从事教育这一行业的人数比重之高，可能是位于前列的。这样，教育哲学的影响和意义，也就特别重大。人是能够变得越来越智慧的，教育在这个“变”的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教育哲学又有着特殊的作用。

由此，我还觉得，无论什么性质的学校，无论什么学校的什么专业，最好都开设教育哲学课程，或必修或选修。语言文学专业的，除学语言哲学外，还学学教育哲学；学艺术专业的，除学艺术哲学外，也学学教育哲学；如此等等。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于此话的来源，我不知晓。我猜想，这与工业时代有关。但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所以，我想补充一句：“学好文史哲，天上地下都晓得”。没有一流的文，就难有一流的理；没有一流的理，就难有一流的工。文理工，既是历史的顺序，又是逻辑的顺序。

当前，国家正在开展“双一流”建设。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学科，需要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师资需要开出一流的课程；所有这些，需要有一流的管理，这是一个系统。并且，在这个系统中，决定性的条件是一流的管理。

古希腊人把哲学、智慧与神话视为一回事。所谓古希腊神话，最神的就是它拥有了哲学。实际上，古中国也有自己的神话，而最神奇的，依

然是哲学。今世的人们仍可以创造新的神话，只是这种神话的创造，更加有赖于教育了。

实际上，今天世界上的高水平大学，是无论如何不能缺少了高水平哲学的，还有被古希腊人充当哲学的数学的高水平。今日，有了高水平哲学和高水平数学，整个大学就可以是高水平的了；否则别的东西水平再高，整个大学的水平未必高。与此相应，就是以哲学为核心的高水平文学院和以数学为核心的高水平的理学院。有了这两大学院，大学就可自由翱翔，展翅高飞。

哲学因教育的存在而必然产生。若今日之教育未能产生出哲学或推动哲学的发展，那就偏离教育的必然之道。这样，哲学就成了教育状况的基本标志。

教育因哲学的存在而必然繁荣。若今日之哲学未能使教育繁荣，那就是哲学本身出了问题，或生病了，或萎缩了，或失去活力了，哲学对教育无所作为了。

人类的今天，在各种活动中都可以创造新的神话，但这种创造都离不开教育与哲学。教育这种最古老的活动在今日要焕发出青春，就依托于经济了，依托于科学、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而其所依赖的，依旧是哲学。哲学若衰老了，教育的青春何在？哲学在今日社会的各个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更加举足轻重了。哲学在今日人类活动的地位更加全面、更加深远了；教育亦更加影响巨大了。

我们再说说经济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人的哲学，经济是人创造的经济，都是属于人的，人创立哲学，创造智慧，又将智慧用于经济，推动经济发展。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对于知识的要求是有很大不同的。总的发展趋势是，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多，当然对于智慧的要求亦必然越来越高。智慧凝结在产品上，工业产品较之农业产品凝结得更多；信息产品上所凝结的智慧最多。相对应地，不同类型的经济，对于教育的相依关系也在发生很大变化。

有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即我们中国在从12世纪直至19世纪上半叶，在这长达600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拥有世界第一经济体，然而，中国晚至19世纪末的几年里才有了大学；可是，那时相对于在经济上落后中国很远的欧洲，早700多年前就有了大学。为什么反差如此之大？为什么那时候

大学与经济说不上有什么正相关?

即使在美国,1636年时,还没有美国国家,那片土地也是经济十分落后的,却有了哈佛大学,随之有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创建人为一牧师,耶鲁大学的赞助创办者为一商人,普林斯顿大学由四位牧师创建,斯坦福大学是一对夫妇为纪念其因伤寒去世的儿子小利兰·斯坦福而创建。然而,中国直至1895年才有了大学,较哈佛晚了近260年。那时在经济上远落后于中国的美国,却早两百多年有了大学。

这个长长的历史,无论是博洛尼亚大学还是斯坦福大学,仿佛说明经济发达与大学创建的动因,并无什么联系。当今的人们,对于这个历史会相信吗?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不由得你信还是不信。我们只能直面历史,去认识历史,阐释历史。由此而从历史中获得知识和经验。

这个历史首先说明大学并非经济的产物,用经济的观点、政治的观点乃至知识论的观点,都无法说明大学为何出现。还是我本人的生命论观点更能说明问题。大学是人的产物,是人的需要的产物,是人的需要向上发展的产物。至于说大学是社会的产物,是政治、经济的产物,这种“产物论”更无法说明大学的来源。

从12世纪到14世纪的两百多年里,经济上尚落后于亚洲的欧洲,大学几乎遍地出现,从意大利到法国、英国、德国,从博洛尼亚大学,到巴黎大学,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到海德堡大学……这些大学的出现,与当时的经济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一历史事实,一方面,说明在农耕时代,大学与经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另一方面,说明人对自己生命意义的理解具有决定性影响。

附带讨论一下:书院算不算大学?若算,那么中国大学的历史就不是百多年,而是千多年了。书院不是大学。为什么呢?大学具有三特征:学问的高深性、教育性、专门性。书院缺的就是专门性。具体来说,书院不下设专业或相关的下属专业教育机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它没有二级学院。

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除了传递高深学问、教育学生外,它划分了专业,由四大学院体现出来,即由文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所体现。

越过农耕时代,经过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大学与经济的关系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是英国。由于工业经济的需要,大学需要培养专门技术人才,大学只有自由教育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专业教育出现了。自由教育即重自由知识(即重原理性知识)的教育。自由教育来自古希腊教育的传统,这种传统对欧洲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近代以来欧洲的复兴与繁荣都跟这一传统的影响有关。作为自由教育的忠实捍卫者的英国教育家纽曼起而应战,迎接来自专业教育的挑战。他无法阻止专业教育的出现和发展,“时势比人强”这句话在这里讲得上。于是,他只能在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进行调和。此刻,纽曼兴出了一个通识教育,以期平衡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其主要倾向还在于维护自由教育,维护教育之童心。

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不都是为了人吗?区别就在于,自由教育直接为着人,为了人的自由,为了让人成为自由人。人在经过专业教育而拥有了专业知识和技能之后,自由增多了,然而,这一目的具有明显的间接性,其更直接的目的是功利的。人也是少不了功利的,只是要避免陷于功利主义。发展到了“主义”的底部,人自身就会受损害了。事情往前多走一步,性质就可能发生变化。

什么叫通识?把这两个字一倒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识通,即识那些通用的知识,更普遍管用的知识;从正面说,通识就是所有学生通统都要去识的。从字面上讲很简单,一方面是去识通,另一方面是通统去识那些最必须去识的知识。

从自由教育到专业教育,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中国是工业化来到得较晚的国家。这在客观上也让自己难以感受到大学的必要。在大学教育上,整个亚洲都晚于欧洲的发展。这与文艺复兴优先发生在欧洲也有关联,与地域文化传统亦必有关联。其实,到了东欧就不及西欧了。乃至俄罗斯最早的莫斯科大学,也晚至18世纪中叶之后才出现。较之西欧最早的大学也相距六百年左右了。文化的流动与迁徙,比人口的迁徙还缓慢。

欧洲是工业革命最早开始的地方,年轻的美国,是信息革命最早开始的地方。后来居上,在这个年轻的国度里,在这个善于学习的国度里,体现得更为充分。

信息时代的到来，让经济发生了更为巨大的变化，让经济与知识、经济与大学、经济与哲学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经济即知识经济时代，显然更需要依靠知识了，从而更需要依靠智慧、依靠哲学了。当然也更依靠高等教育了，依靠智慧的开发。这是一种相互的，却不是对称的关系了，大学的作用具有了主导的性质，具有决定性作用。

具体说来，那些经济必须紧靠大学，距离远了还不行，远了成本过高。无论是人才来源和技术的开发，都离不开大学。比如，硅谷就必须紧靠斯坦福大学、旧金山大学、洛杉矶大学、CIT、伯克利分校等；同样，波士顿经济区必须紧靠哈佛、MIT。这是普遍的道理，中关村经济区必须紧靠北大、清华；珞珈山经济开发区必须依伴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经济依赖大学，这就是信息时代的特点。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信息经济率先到来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学与经济之间是相得益彰的关系。

相继于美国，英、法、德等发达国家，也进入到了信息经济时代。时下，我们的国家的工业化尚不充分，距信息经济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要有所准备，未雨绸缪。我们有了足够的准备吗？还有令人忧令人愁的地方吗？我们知晓未来必然要依靠大学乃至依赖大学吗？而我们的大学是可以依靠、可以依赖的吗？

这与我们注重了工匠精神而尚未充分注重哲学精神有关吗？哲学在哪里呢？哲学的重要安歇地就在大学。在大学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若生长不出哲学来，就会愧对了经济，愧对于我们自己，愧对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智慧凝结在哲学上，又流进到工匠活动中，进入人的日常生活。哲学

精神与工匠精神息息相通。

我在不少的地方论证过职业精神与哲学精神的关联。一千个人、一万个人从事各自的职业，未必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专事于哲学。然而，万分之一是不可或缺的。这个万分之一是起引领作用的。不是那些哲学家想着要去引领，而是自然地起引领作用。如果他们真想着去引领，他们或许就成不了哲学家。哲学家是不能失去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的那颗纯净的心的。他们的心越纯净，意味着他们对哲学越虔诚，从而越有可能获得更大成就。

人们常说古希腊神话，其实，它最神的就是产生了哲学。古代中国人也创造了自己的神话，这个神话不是别的，仍然是哲学，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哲学家的哲学。17、18世纪以来，英法也创造了神话，那神话依然是哲学。19世纪的德国创造了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体，而他们主要依靠的，还是哲学神话。20世纪的美国成了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体，它所依靠，仍不出其外的还是哲学，全世界几近百分之六十的哲学家云集于美国，百分之六十的哲学刊物，为美国所创办。

我们的中国，在21世纪无论如何要迎来自己哲学的春天。这无须别人提醒，唯有我们自己提醒自己。就经济而谈论经济，是走不了多远的。物质生产从来都不能脱离精神生产；而且，精神生产在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个精神生产包含极其广泛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里，哲学的生产具有崇高的地位。不是哲学自己想崇高，而是其他领域里的人都会公认哲学的这种地位的。

（责任编辑：赵惠君）